辨名

乾

B 60
1101

辨名上目錄

道十二則　德六則
仁四則　智二則
聖四則　禮三則
義八則　孝悌一則
忠信三則　恕一則
誠一則　恭敬莊慎獨六則
謙讓遜不伐一則　勇武剛強毅五則
清廉不欲一則　節儉二則
公正直三則　中庸和衷八則

東京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000432162 6

善良三則

辨名下目錄

元亨利貞四則　天命帝鬼神十七則
性情才七則　心志意九則
思謀慮二則　理氣人欲五則
陰陽五行二則　五常一則
極二則　學九則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經權四則
物一則　君子小人二則
王霸一則

目錄終

辨名上

日本　物茂卿　著

自生民以來有物有名故有常人名焉者是名於物之有形焉者已至於物之亡形焉者則常人之所不能睹者而聖人立焉名焉然後雖常人可見而識之也謂之名教故名者教之所存君子愼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盖一物紕繆民有不得其所者焉可不愼乎孔子既歿百家坌涌各以其所見以名之物始舛矣獨七十子之徒愼守其師說以傳之迨乎漢代人異經經異家其言雖人人殊要皆七十子之

徒所傳也雖有舛焉者乎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此以求之庶乎名與物不舛也邪傳舊故也馬融鄭玄旁通諸家有所甞定斯有所擯斥於是乎顓門之學廢而名與物舛焉者不復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也豈不惜乎自厥以降世載言以移唐有韓愈而文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學古今殊焉之數君子者皆稟豪杰之資雄跨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之道爲己任焉然其秉心之鋭能逴論其世哉迺意自取諸理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今言非古言今文非古文吾居於其中而以是求諸古迺能得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適者也吾以我意而自取之是安能得聖人所爲物者哉名與物失焉而能得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爲名亦其所自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道也則亦非古先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者必求諸六經以識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其名名與物不舛而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辨名

道十二則

道者統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蓋古先聖王所立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己亦由此以行也辟諸

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統名也。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凡為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之君子之道。孔子之所傳。儒者守焉。故謂之孔子之道。亦謂之儒者之道。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故曰先王之道者。夏以夏。商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之辭也。稱孔子以別它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對斯小。故君子有時乎言之。非恒言也。夫道也者。自上古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焉。至於堯舜而後道立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

心力智巧以成之。豈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為哉。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好古好學。為是故也。宋儒誤讀中庸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之。殊不知當其時老氏之徒盛以仁義為偽。故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人率已性則自然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耳。善亦大槩言之。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遂以道屬諸人人。而不屬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為粗迹焉。殊不知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當行之理。是言也以贊道則猶之可矣。然亦僅足以勸人行

道之言耳由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冐蓁棘蹈險巇盍由焉乎是何足以盡道哉若取當行之理其臆而謂是聖人之道也則妄之甚者矣果其言之是乎孔子奚學以彼其聖人之智何所不知亦不思之甚也大氐先王之道若迂若遠常人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難知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言以何貫之以其不可言也以其不可言也故先王立言與事以使守之詩書禮樂是其教也是故以顏子之知猶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若使道瞭然於一言則先王孔子已言之萬萬無此理豈不妄之甚乎如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而以所以往來爲解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易道也大傳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以變通爲言豈非易道邪何以盡先王之道乎且其言也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亦取諸其臆者也其人議宋儒而蹈其轍欲以聖人之所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耳孔安國解論語曰道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又解孝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

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治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下服其言雖淺乎亦猶爲不失古意蓋先王之立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世焉故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是之謂也故先王之德仁莫大焉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爲務故先王因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爲之才立是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命是其意豈欲人人皆爲聖人乎又豈求使人人皆知之乎又豈以難知難行者強之人人乎要歸安民焉耳矣學者其思諸

又有曰夏之道曰殷之道曰周之道者蓋道者堯舜所立萬世因之然又有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所更定立以爲道而一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前代之道有所未足而更改之也亦非必前代之道已爲至而我故更改欲新天下之耳目也亦非必萬世因之者爲道之至而隨時更易者爲次也乃一代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之後而以此維持世運使不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

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記者。如其善其未善。及夏忠殷質周文之類。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如告顏淵四代禮樂。亦學者以爲萬世不易之制者非矣。

又有曰天之道曰地之道者。蓋日月星辰繫焉。風雷雲雨行焉。寒暑晝夜往來不已。深玄也不可測。杳冥也不可度。萬物資始。吉凶禍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靜而觀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天道。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旁礡不可窮。深厚不可盡。萬物資生。不爲乏焉。死皆歸藏。不爲增焉。親而可知。而有不可知焉者。徐而察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地道。皆因有聖人之道。借以言之耳。

有曰小人道長曰戎狄之道者。皆以其所由成俗。自似有一道。故言之。

有曰善人之道。曰無改於父之道者。亦言其所由耳。不必先王之道。凡其意以此爲道。而由之者也。

有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雖一言半句。亦稱爲道耳。

曰一變至於道。謂先王道行之世也。曰可與適道。謂

身合於先王之道也
曰至道。曰大道。尊先王之道之辭。
曰志於道。曰朝聞道。曰天下有道。曰國有道。曰國無
道。曰無道之君。曰就有道而正焉。凡單言道者。皆以
先王之道言之。無道者先王之道全亡也。有道者不
必全有也。如有道之士。以身有道藝言之。先王之道
在外。六藝亦先王之道也。故古以道藝竝稱。大小之
分耳。雖其人有德。然不知先王之道。則不得稱有道
之士。後世道德之名混矣。學者其審諸
曰大學之道。曰父之道。曰母之道。曰臣之道。曰子之
道。曰神道。皆先王之道。以其別言之。
曰獲於上有道。曰交朋友有道。曰生財有大道。皆謂
術也。術者謂由此以行自然不覺其至也。如民可使
由之。有此意。蓋先王之道皆術也。是亦特以其別言
之。又如詩書禮樂爲四術。亦謂由此以學自然不覺
其成德也。及於後世。詐術盛興。而後道學先生皆諱
術字。如荀子有大道術。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其時
近古。猶未諱術字者可見也。如曰要道。亦要術耳。
曰達道者。謂先王之道通貴賤智愚賢不肖可皆由
者也。它如天子之道。諸侯之道。皆非人人得行者。如

君子之道亦非民之所得行者。則與此殊矣。鄭玄以爲百王通行之道。後儒又因之。而以五者槩聖人之道。誤矣。如達孝。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天下。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上文有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達孝之義可以見已。後儒不知之。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嗚呼天下皆稱其孝。何必武王周公已哉。

德六則

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或得諸性。或得諸學。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矣。自非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大乎。故先王立德之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而守之。脩而崇之。如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及傳所謂仁智孝弟忠信恭儉讓不欲剛勇淸直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譬諸草木區以別焉。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性所近。養以成其德。德立而材成。然後官之。及其材之成也。雖聖人亦有不能及者。如后夔之於樂。禹之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孔子之於七十子。亦因其材而篤焉。如告子路以勇。曾子以孝。可以見已。及其德之成也。如四科。及賜也達。由也

果求也藝可以見已其所以養之篤之者則在禮樂焉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語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爲成人也成人者成德也文之者謂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傳丹雘也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衆德也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兼衆德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則大夫諸侯之德不可以況責人人者審矣是上古聖人所以立德之名以教人也朱子解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夫道者先王之道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其德未成安能行道乎是其意以道爲當然之理故有是解已且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以心言之烏足以爲德哉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不知古言之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凡言身者皆謂已也已豈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喩是狀德之言也豈徒得於心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不可以爲德然徒得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

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術焉。不知循先王孔子教人之道故也。如仁齋先生以知德自負。乃爭性與德之名耳。亦誤讀孟子而至謂擴充四端以成德。則與朱子何別。既不屬諸先王。又不知德以性殊。徒謂如藥有治病之德。如火有烹飪之德。是其所爭。在全於養之後與全於性之初已。故其所謂德者。皆當其未成而言之。有名而無實。亦宋儒之歸哉。

有曰以德。曰尚德。曰知德。曰德不孤。曰懷德。曰好德。曰亂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

又有對怨而言者。如曰以德報怨。曰有德色。皆指恩

惠而言之。

達德者。謂德之通人人皆有之者也。子思此言本於孔子所謂君子道者三。然亦以夫婦之愚不肖所與知能行言之。則微乎微矣。豈孔門之舊哉。因子思有此言。而孟子又言仁義禮智人皆有之。皆所以與老氏爭仁義之非僞也。而道德之名紊焉。思孟皆以闢邪說爲主。所以失也。學者思諸。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孔子稱泰伯以其讓稱周以其恭。書以允恭克讓稱堯。其爲至德可知已。然自非聖人之恭讓。則未足以爲至德焉。泰伯之讓以天下。

周之恭。以天下。是其所以爲至德者。以
其爲爲仁之本也。周官至德者。謂聖人之德爲萬世
之標準也。敏德者。謂德以性殊者也。
明德者。顯德也。謂其德著明衆所皆見也。故多以稱
在上之德焉。左傳成鱄引詩其德克明而釋之曰。照
臨四方曰明。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敢
不承受君之明德。宮之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臧文仲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
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大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

德。以亂天常。臧武仲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
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晏平
仲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是皆泛稱君德而已。不
必拘明字矣。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孟
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皆
汎稱聖人之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然亦以其德顯
明衆所皆知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古所無也

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爲解。僅足以解中庸引詩予懷明德而已。皆求之太深之失也。左傳非僻書。二家未之考。果何謂也。

仁四則

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又謂之好生之德。聖人者古之君天下者也。故君之德莫尚焉。是以傳曰。爲人君止於仁。聖人也者不可得而學矣。後之君子學聖人之道以成其德者。仁爲至焉。故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所以命君子者。以仁也。故孔門之教。必依於仁。謂其心不與聖人之仁相離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而君子之所以爲德也。蓋聖人之德莫不備焉。何唯仁。故仁者聖人之一德也。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仁天下後世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衆美所會萃。亦何唯仁。人之學聖人之道者。德以性殊。亦何皆仁。然聖人之道。要歸安民而已矣。雖有衆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人性雖殊乎。然無知愚賢不肖。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爲之才者一矣。故資治於君。資養於民。農工商賈皆相資爲生。不能去其群獨立於無人之鄉者。唯人之性

爲然。夫君者群也。是其所以群人而統一之者。非仁乎安能焉。學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乎。其所學者皆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要歸安民。故君子苟不依於仁。何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啗人不以五穀。亦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其德將何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之職已。故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以輔夫仁也。且先王有聰明睿知之德。制作禮樂立是道。俾天下後世由是焉。而後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睿知之德。將安用之。且先王之立是道也以仁。

故禮樂刑政莫非仁者。是以苟非仁人。何以能任先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仁爲至。以依於仁爲務。而不復求爲聖人者。古之道爲爾。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夫道屬先王。德屬我。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後世儒者不知聖人之道。是以不知仁。其說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又曰。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是其所見根於佛老。故其學主理主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仁爲性。性人人殊。則又以爲其殊者氣質所爲。而理與聖人一矣。是

其意謂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卽仁而心之德爲爾。人生之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錮。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不已。稟諸人爲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意謂仁爲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也。非性也。況理乎。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人者。謂爲民父母也。苟非安民。烏足以爲民父

母乎。宋儒主心。主心而語愛。則釋迦亦仁人耳。其無安民之德。則非吾所謂仁也。氣質可變乎。人欲可盡乎。何德非心。苟以仁爲全德。豈有所謂衆德乎。專言偏言。豈非妄乎。皆肆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仁齋先生乃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是又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爲仁人。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之方也。辟諸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天。苟使揠而

長之。引而伸之。則火滅苗槁已。假以風鼓之。假以雨露灌溉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盛也。人亦若是焉。禮樂以養之。然後成仁德也。不知者則謂禮樂外物也。非在我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而欲以其私智成仁者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而其功若是其大焉乎。禮樂之道。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猶風雨自天祐之邪。仁齋與宋儒。均之不學無術已。

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如管仲以功。二者皆以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仁齋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者。唯不言天理人欲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其謬可見已。

有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及諸子問仁。皆是也。大氐問政與問仁相類。問政者。一邑之政也。皆其人為宰而問今日所行焉。問仁者。一國之政也。皆為其它日或得為一國之政而預問焉。如孔子之告顏子子張。直以天下言之。可以見已。行仁政以脩身為本。身苟不脩。雖行仁政。民不從之。中庸舉九經首脩身。亦此意。故孔子所答。皆脩身之事焉。後儒不知之。誤以為語成仁之方。謬之大者也。夫先王之教。詩

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習以成德。豈外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王之道。本爲安民立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爲行仁之本已。豈徒成已哉。後儒狃聞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之。是以其解仁。或以天理。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已。豈不悲乎。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而一之。詳見下仁義。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謂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是也。知道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無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言也。義之府也。知言則知義。知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皆謂其不知禮矣。可見古者

以不知禮爲不智已。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遁言之耳。後儒不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也。聽訟吾猶人也。是雖孔子不敢自道知人之言。況孟子而能之乎。故詖淫邪遁。亦好辯之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爲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已。知命者。知天命也。謂知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道。本於天。奉天命以行之。君子之學道。亦欲以奉天職焉耳。我學道成德。而爵不至。是天命我以使傳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爲事。人不知而不慍。是之謂知命。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求其力所不及者。不智之大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後儒或曰。知其所以然之理。或曰。知吉凶禍福。或曰。名利得失。毫不動心。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已。知人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者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皐陶立智仁二德。以爲萬世法。蓋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焉。然至其所以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後世之君雜霸之主。亦非是二者。則不能成其隨分之治也。至哉言乎。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

雖堯舜亦有所不能是三者也。豈非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爲安民設。則宜若莫大於安民者。而知人先之。孔子稱智仁。亦智先於仁。是無它。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故也。自古贊聖賢之君。必言其得賢人而臣之。而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爲是故也。故智之爲德莫大於知人焉。秖所謂知人者。世儒多謂人之智愚賢不肖。其所長。其所短。妍媸悉照。毫釐靡遺。是謬之大者也。大氐古所謂知人者。在知其所長。而其所短不必知焉。及其至者。則必稱能知仁賢之人。謂之知人焉。故樊遲不達知人之義。則子夏釋之曰舜舉

世説品藻

皐陶。湯舉伊尹。可見古之道爲爾。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爲才。相倍蓰。相什伯千萬。則賢者之難知。豈不宜乎。況我不及其賢而能知之。如高宗之於傅說。桓公之於管仲。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鮌。徒知其才。而不知其惡。謂之不知人可乎。故堯之知人。在知舜而不在知鮌。古之道爲爾。後之學者昧乎斯義。而欲悉知其長短得失無所逃。其藻鑒是曹孟德之所尚耳。豈古之道哉。然求其所以失之。則昉於孟子。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率人性而立焉。秖好辯之甚。不覺

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徹莫所疑惑爲解。殊不知是世俗所謂智而非先王之道所尚也。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知者利仁。是其意謂知仁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理。而後知仁莫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知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大學所謂格物者。謂習其事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得而後所知始明。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豈窮盡天下之理之謂哉。苟非遵先王之教。習其事之久。則所知皆世俗之知也。何以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子所謂知禮

知言知道知命知人。皆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宋儒所謂格物窮理。是是非非之類。皆以世俗之智言之者也。祇小人役力。君子役心。是以世之君子喜自用其智。而不屑遵先王之道者。比比皆然。故孔子每稱好仁好德好禮好義。而未嘗稱好智者。爲是故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可見不遵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智也。學者其思諸。

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謂慧由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者。必學道術以成其德。而知慧至焉。格物致知是之謂也。

知之不由德術求者。不足以爲知。古之道爲爾。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古之天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有所制作。功侔神明。利用厚生之道。於是乎立。而萬世莫不被其德。所謂伏羲神農黃帝。皆聖人也。然方其時。正德之道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堯舜。制作禮樂。而正德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刑措不用。天下大治。王道肇是矣。是其人倫之至。參贊造化。有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立以爲萬世之極。孔子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爲是故也。三代聖人。亦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立一代之極。蓋歲月弗反。人亡世遷。風俗日漓。以汙以衰。辟諸川流滔滔。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德。其廣大高深。莫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焉者。故命之曰聖人已。至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

任。而方其時先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黜不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方。釐而正之。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門人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如宰我子貢有若。既稱以為聖人者。不翅以其德。亦為制作之道存故也。假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亡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矣。然使無宰我子貢有若子思之言。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吾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為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為聖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亡久矣。千歲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舜也已。蓋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是岐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爲君子之德益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政治之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有九德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官之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者冢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和者司空之材也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爲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親民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乃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非義則何以得其宜乎司寇掌邦刑非愨篤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司空掌邦事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以此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左傳臧武仲雨行人譏其非聖人是古來皆稱智之微妙者以爲聖也

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說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孟子性之身之焉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但言堯舜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豈優劣之論乎孟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其所制作禮樂政教

君子學焉故祀諸學傳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學無所祀之神何所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在泮獻功是其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是天子大學兼四代之制合祀四代聖人者審矣夫古者祭祖配之天則祖宗與天一矣是天子與大事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故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君子所畏亦唯天與先聖已是雖異代聖人尊崇之若是其至也況夏之於禹商之於湯周之於文武皆開國太祖道所自出天下無貴賤奉其禮樂法制不敢違之而奚議為古之道爲爾故孔子而上莫有優劣聖人之德者矣夫聖人亦人耳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其德豈同乎而均謂之聖人者以制作故也唯制作之迹可見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古之道爲爾後儒貴精賤粗之見爲主於內故不知禮樂謂之道也又不知聖人之稱因制作命之也

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妄意謂聖人之德宜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曰湯武非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其禍端亦昉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聖人不唯生知爲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其論道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古之道存故

也至孟子之時墨翟鄒衍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以爲道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而不復及制作然其意謂古之聖人皆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難乎爲言於是乎旁引古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以夷惠爲聖人古所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一時之辯不復顧其有後災者雖非其罪亦其過也已夫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爲聖人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善學聖人者

必遵聖人之教禮樂以成德子思所言是已孟子雖言不及禮樂然其所謂人可以爲堯舜者亦唯謂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不必求爲聖人也後儒乃不察二子所以言之意妄意求爲聖人於是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爲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陰陽合德不偏不倚之說是其操心之鋭以聖智自處喜測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強之人人其究必立德之至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聖人之德亦勢之所必至也其說雖根於孟子然所附益豈小小哉要之不學之過也已豈不悲乎

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唯聖人以命作者而賢人者以材德言之拔乎其萃之名也夫聖人亦拔乎其萃者也故差而降之賢者亦有數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易大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假使後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泛之稱已至於揚子雲始曰聖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如地自是之後聖賢遂爲階級之名也至謂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則亦竊倣浮屠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可謂近戲已

禮三則

禮者。道之名也先王所制作四教六藝是居其一。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其物也六藝書數爲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專務御亦士所職射雖通乎諸侯其所謂射以禮樂行之非若民射主皮者比焉唯禮樂乃藝之大者君子所務也而樂掌於伶官君子以養德耳至於禮則君子以此爲顓業是以孔子少以知禮見稱。之周問禮於老聃之郯之杞之宋唯禮之求子夏所記曾子所問七十子皆斷斷於禮見檀弓諸篇三代君子之務禮可以見已蓋先王知言語之不足以教人也故作禮樂以教之知政刑之不足以

安民也故作禮樂以化之禮之爲體也蟠於天地極乎細微物爲之則由爲之制而道莫不在焉君子學之小人由之學之方習以熟之默而識之至於默而識之則莫有所不知焉豈言語所能及哉由之則化至於化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有不善哉是豈政刑所能及哉夫人言則喻不言則不喻禮樂不言何以勝於言語之教人也化故也習以熟之雖未喻乎。其心志身體既潛與之化終不喻乎且言而喻人以爲其義止是矣不復思其餘也是其害在使人不思已禮樂不言不思不喻其或雖思不喻也亦末如之

何矣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劘自然有以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之所喻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衆義所苞塞焉雖有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也是其益在默而識之矣先王之教是其所以爲至善也是禮樂之教雖在默而識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孔子有時乎擧一隅以語其義義者先王所以制禮之義戴記所載皆是已祇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七十子之信先王者不及孔子之信先王也其人之信七十子者亦不及七十子之信孔子也故其欲喩人之急論

孟子盡心君子之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說其義之弗已日以蔓衍以至於戰國之時義遂離乎禮而孤行不復就禮言其義觀孟子書可見已自此其後去古益遠義理之說益盛囂囂然以亂天下先王孔子之教蕩乎盡焉悲夫如漢儒以仁義禮智爲性乃本於孟子仁義禮智根於性然孟子豈以此爲性乎仁智德也禮義道也先王率人性以立道德故孟子謂根於性耳祇其好辯與外人爭口不擇言取諸臆以言之致其旨遂晦也至於程子解禮樂專以序和爲言是其意以禮樂爲粗迹以其理爲精微故以序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段使其言之是乎先

王之一不以序和爲教而故作禮樂是其智不及程子不爾亦喜故難人也且序豈足盡禮而和盡樂乎可謂鹵莽已朱子釋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其意亦非不識禮爲先王之禮然既以爲性則難乎其言故以天理彌縫之而謂禮雖在彼乎其理具于我則禮庶乎可以爲性云爾亦佛氏事理無礙之説耳此皆不善讀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心禮也而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則知其心急於爭內外不復擇言任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以辭讓初無定説焉夫恭敬辭讓之不足以盡禮雖孟子豈

不知之乎祇以行禮之心言之而不及禮之義則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爲性者豈不章章乎哉如仁齋先生以仁義禮智爲德亦爭性與德之名耳其實亦不出宋儒之見也故其釋禮曰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其舍先王之禮而爲是言豈勝宋儒而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在外者言之而不與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其以爲德者相盭何況足以盡先王之禮乎嗚呼先王之思深遠也在千載之上而既知言語之教不足以盡乎道是故制作禮樂以教人而後之學者猶且舍其教唯言語是

務夫舍其禮而不使學而欲以己之言盡夫先王之禮多見其不知量已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言則雖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爲方圓曲直焉豈不妄哉

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所以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一政興一事亦皆祀祖宗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命出之以卜筮行之古之道爲爾後儒不識其意而以爲天者自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本自殊不知以天爲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禮自然有之則如三代殊其禮其謂之何故其究不得不以天理爲精微以禮爲粗迹苟得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亦可也然則如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亦何守其粗迹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故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之周公而既爲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己所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周禮以禮教中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文者已然亦

古之言也。蓋先王立禮。以為民極。極中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故謂之中焉。非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為禮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知。而非衆人所及。故立禮以為民極也。後世義理之學盛。而儒者唯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徒取中其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易禮智是也。人間北看成南。東家之西西家為東。恣以其意言之。而中於是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世之日趨文也。故其以為中者。豈必無過不及之謂乎。學者思諸。

説卦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恒卦彖傳夫子制義

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義曰度

桓公二年義以出禮

義八則

義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為教亦周矣哉。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故又立義焉。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以盡之矣。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為是故也。人多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為先王之義。故其解皆不通矣。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宜也。先王既以其千差萬

別者。制以為禮。學者循傳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古傳之。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皆不知義為先王之義。乃取諸臆以為義也。夫取諸臆以為義。是非義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然孟子之意。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故義有所合於人心耳。豈以義為性乎。其在先王。誠亦取諸其心焉耳矣。然先王之意本為安民故也。且其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為義者。千差萬別。各

合其宜。是豈人人所能哉。且不知義以安民為本。徒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為義。是後世之說。雖若可觀。而其所以盭於先王之道者。為是故也。又如以裁割決斷為義。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裁割決斷已。苟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之乎。又人多以義理竝言。如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是亦不知義者之言也。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是非理也。一日而百里。二日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而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猶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是所謂禮也去父母之邦遲遲吾行豈窮日之力哉是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而若禮與義非君子則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爲非理之事未足以爲君子唯不爲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爲君子也故以義理竝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恒言曰是某詩之義也是某字之義也是豈有裁割斷制之意哉亦以古來相傳者命爲義已如詩有六義亦豈裁割斷制之意哉以謂用詩之道古來相傳有此差別已又如老子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雖譏聖人之道乎亦可見古人以古言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爲先王所造爲非自然之道故有是言已告子義外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不知義則孟子必辯之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外則知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王之義爲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而義不可勝用也是裁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心是故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是豈義哉且人之所不爲者豈皆合於義乎孟子而以此爲義亦妄已故知孟子

之意必不爾也。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謀。不取諸其臆。而必稽諸古。援先王之禮與義。以斷之。是以古人有所論說。必引詩書者。以斯道也。又如仁齋先生以義爲德。其言曰。爲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之謂義。是據孟子之言爲是解。然其所謂所當爲所不當爲者。吾不知自取諸其臆歟。將取諸先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若取諸先王之義。則豈可以爲德乎。其謬可見已。嗚呼先王之制義。誠亦上無所稽。（先王之無所稽取）而獨取諸其心。是其所以爲聖人也。後之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二取諸其心者亦何無之。然是又非人人所能矣。無規矩故也。後儒之教人。乃舍先王之義。而使自取諸其臆。豈不謬乎。是無它。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爲而言之。而必欲援其言以爲解故也。辟諸醫以藥治病。病愈。後循服其藥弗已。惑之甚者也。

古者未有以義爲德之名者。唯周禮六德有之。蓋以大司馬之材言之也。大司馬掌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而賞罰黜陟。以當乎義爲貴。軍旅田獵。皆取當於急遽之際。故非熟於先王之義。應變不謬者不能。已。然是士君子之本業。凡仕者皆然。故它書莫有以

書皐陶謨九德彊而義
立政不敢替厥義德
俊辛惟謀從容德
孟子告子既言以德
言飽乎仁義

義ヲ指

也。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己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去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不知忠字有懇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亦非信字之義矣。程子動求諸心。故作是解已。古止就言語上言之。豈必求諸心乎。仁齋先生曰。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即宋儒之說也。亦不知古止以施於人

仁齋先生曰夫子之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忠與信本是兩事焉明矣而先儒以爲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信是一事而相爲內外本末恕也蓋未深致焉耳。

者言之。故至於信近於義。信賞必罰之類。則別為約信之解。可謂蔓已。仁齋先生又曰。忠信皆就接人上言。是措辭之未善也。忠在事君及為人謀。豈特交際乎。又曰。忠信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是亦見彼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妄解者也。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忠信如形影者。則仁齋先生駁之。是矣。

恕一則

恕之解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一見於答仲弓。是正文也。再見於答子貢。是註入正文也。上文曰其恕乎。傳論語者。乃以此八字解恕字

在外。習之熟。則成德於我。是謂誠身。德成則知自至。
知至則其好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用功全在習
道藝而熟之。大學中庸。豈有異義哉。如誠於中形於
外。學者難其解者。緣孟子性善所錮已。中庸所謂生
知安行者。何唯聖人哉。匹夫匹婦。皆有所生知安行。
如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能。亦生知安
行也。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非先王所以
爲教者。子思爲欲闢老氏。故始發此義。豈必執以爲
美德哉。又如仁齋先生以無妄無僞爭其優劣。亦不
知朱子意。謂無虛妄已。其所謂春當溫而反寒。夏當

熱而反冷。夏霜冬雷。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
類。豈可爲虛妄乎。東坡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僞。謂其不容人僞已。非謂天不僞也。嗚呼天豈可以
僞不僞言乎。是其於今言猶未知之。況於古言乎。

恭敬莊愼獨　六則

恭者。德之名也。謂不自高也。倨之反也。宋儒乃有恭
主容。敬主心之說者。非矣。凡見於貌者。本於心。未有
心無恭敬而能貌恭敬者矣。故恭敬皆在心。皆見於
貌。恭敬之分。恭主己。敬必有所敬。爲異耳。故敬曰敬
之。恭不曰恭之。堯之允恭。舜之恭己。皆謂不自高。不

自聖不敢輕視人也。如堯知鯀之方命圮族。四岳曰試可乃已。則用之。欲作禮樂。則登庸舜。是恭也。如舜之好問。好察邇言。是恭也。如孔子稱子産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恭敬之分。可以見已。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亦以不輕視其君爲恭。以敬其事爲敬。孟子交際何心也。曰恭也。曰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亦不輕視人也。孟子稱柳下惠不恭也。惠之意謂天下無有道之君。故曰焉往而不三黜。其視郷人。如蜾蠃與螟蛉。故曰爾焉能浼我哉。是皆輕視人之甚。故謂之不恭。恭字之義。可以見已。

究其所以然之故。其言雖殊皆敬ナルヲ云

敬者。謂有所尊崇而不敢忽也。如敬天。敬鬼神。敬君。敬上。敬父母。敬兄。敬賓客。皆以有所敬言之。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者是矣。祇歷觀六經。其言敬者居多矣。如祇肅齊莊寅恭欽畏。其言雖殊。皆敬也。究其所以然之故。蓋先王之道。以敬天爲本。奉天道以行之。人之奉先王之道。將以供天職也。人唯以天爲本。以父母爲本。先王之道。祭祖考配諸天。是合天與父母而一之。是謂一本。君者先王之嗣也。代天者也。故敬

各有自然知能也。非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言之。孟子既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明先王之道率人性立之。而又言此。以明不啻四端。人各隨其材質所近。自然有所知能耳。皆所以語道之不遠人也。王氏不知之。乃立致良知工夫。專求諸己者。謬矣。

辨名上

明治十二年八月四日　牽舟居士

誤以禮爲法。而以上下尊卑等威明白不少差忒爲說。則不出名家者流之意。豈足以爲先王陶鑄天下之術哉。夫祖文雖不及先王。猶有其術。豈若後世儒者不學無術之倫哉。吁。不知古言之失。一至于斯矣。悲夫。

辨名下

明治十二年八月習牽舟居士

寛政元年己酉仲冬

東都日本橋南二丁目

書肆　野田七兵衛板行

辨道辨名考註　南總子迪先生考註　本田文卿先生補挍　並刻